



世 界 文 豪 书 系

川端康成十卷集

CHUANDUANKANGCHENG SHIJUANJI

9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

ISBN 7-5434-3777-5



9 787543 437777 >

ISBN 7-5434-3777-5

I·496 定价: 380.00元(全卷)

川端康成

川端康成十卷集

第九卷

伊豆舞女・水月

高慧勤 主编

李德纯 刘振瀛等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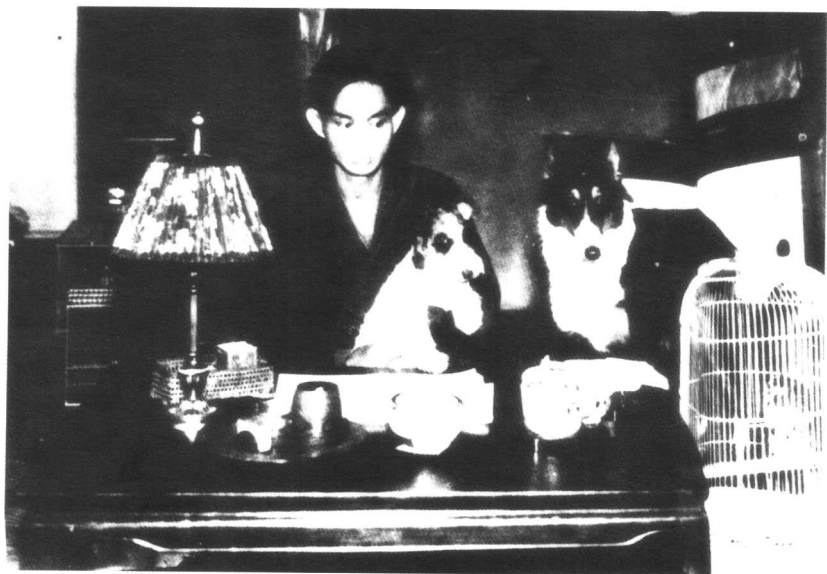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一高学生照，摄于一九一七年。翌年，赴伊豆旅行



小学毕业照，第二排中间为川端



摄于写作《禽兽》时

目 次

小小说	高慧勤 艾莲译 [1]
拣骨记	[3]
脆弱的器皿	[8]
奔向火海的她	[10]
殉情	[12]
化妆	[14]
石榴	[16]
红梅	[20]
秋雨	[23]
白马	[26]

短篇小说	林少华 谭晶华等译 [29]
十六岁的日记	[31]
招魂祭一景	[56]
伊豆舞女	[67]
针、玻璃与雾	[91]
水晶幻想	[108]



落叶	[132]
二十岁	[147]
禽兽	[164]
乡间计	[184]
夕晖少女	[195]
母亲的初恋	[209]
女人的梦	[232]
岁暮	[242]
山雀	[255]
重逢	[263]
琼音	[281]
富士初雪	[293]
水月	[310]
离合	[321]
弓浦市	[337]
玉臂	[344]
竹声·桃花	[365]
题解	艾 莲 [371]

小 小 说

高慧勤 艾 莲 译



拣骨记

山谷里有两泓池水。

下面一个好像炼过银，熠熠地泛着银光；而上面一个，则山影沉沉，发出幽幽的死一般的绿。

我脸上黏糊糊的。回首望去，踩倒的草丛里，竹叶上滴着血，血滴仿佛要滚动似的。

鼻血又涌了出来，热乎乎的。

我急忙用腰带塞住鼻子，仰面躺下。

阳光虽未直射下来，仰承阳光的绿叶，背面却明光耀眼。

堵在鼻孔里的血，直往嗓子眼里倒，怪恶心的。一吸气，便发痒。

山上一片蝉鸣。好似受到惊吓，突然齐声“鸣——鸣——”叫了起来。

七月，将近中午，哪怕落下一根针来，都好像什么东西要塌下来似的。身子好似动弹不得。

汗涔涔地躺着，觉得蝉的聒噪，绿的压迫，土的温暖，心的跳动，一齐奔凑到脑海里。刚刚聚拢，忽又散去。

我恍如飘飘然，给吸上了天空。

“小爷子，小爷子，喂，小爷子！”

莹地那面传来喊声，我一骨碌站起来。

出殡的第二天上午，来拣祖父的遗骨，正在扒拉还温热的骨



灰，鼻血滴滴答答流了下来。我趁人不注意，用腰带尖堵住鼻孔，从火化场跑上小山坡。

经人一喊，旋即又跑下山去。银光闪闪的池水，荡漾之间消失了，踩着去年的枯叶，一溜烟滑了下去。

“小爷子心真宽，跑哪儿去了？你爷爷已升天了，你瞧。”常来帮忙的阿婆说。

我走下山来，矮竹丛给踩得噼啪作响。

“是么？在哪儿？”

流了大量鼻血，我生怕脸色显得难看，还惦着那湿腻腻的腰带，走到了阿婆身旁。

像揉绉的绉纹纸似的手掌上，摊着一张白纸，上面有块寸许大的石灰质，几个人的目光顿时猬集在上面。

像是喉结。倘若勉强去想的话，也不妨看作人形。

“方才好不容易才找到的。唉，你爷爷也成了这个样了，放进骨灰盒里吧。”

实在没意思——我真希望是爷爷，听见我回家进门，那双失明的眼里，露出高兴的神色迎接我。然而，却是一个穿着黑绉绸的女人，我未见过面的姨妈站在那里。好不奇怪。

旁边的坛子里，乱七八糟装了些骨殖，不知是脚还是手，抑或是脖子。

火化场只是一个挖出的长坑，没有一点遮拦。

灰烬的热气还很炙人。

“走吧，到坟上去吧。这儿难闻得很，太阳光都是黄的。”

我头晕目眩，又像要流鼻血了，有些儿担心，便这么说。

回头一望，常来帮工的汉子捧着骨灰罐跟在后面。只有火化场上的灰烬，吊客昨日烧完香坐过的席子，依然留在那儿。糊着银纸的竹竿，也依然竖在那儿。

昨晚守夜，有人说，祖父终不免也变成一团蓝色的鬼火，冲

出神社的屋顶，飘过传染病院的病房，在村子上空弥漫着难闻的臭气，飞散以尽。去坟地的路上，我想起这些风言风语。

我家的祖坟和村里的墓场不在一处。火化场在村子墓场的一角。

终于到了石塔林立的我家祖坟。

我觉得反正一切都无所谓，真想一骨碌躺下去，在蔚蓝的晴空下尽量多呼吸几口。

阿婆从山涧打了水来，把大铜壶往地下一放，说：

“老爷子有遗嘱，说是要葬在祖上最早的石塔下面。”

说是遗嘱，未免也太一本正经了

阿婆的两个儿子便抢在常来我家的农夫前头，扳倒最上头一座旧石塔，在塔基处挖了起来。

墓穴似乎相当深。骨灰罐扑通落了下去。

虽说死后将那样一块石灰质放进先祖的遗莹里，但死了，也就什么都不复存在了。渐渐被忘却的生。

石塔又照原样竖了起来。

“来吧，小爷子，告别吧。”

阿婆往小石塔上哗哗地浇水。

线香点着，但在强烈的阳光下，看不出袅袅的青烟。花已经蔫了。

众人合掌瞑目。

那一张张黄面孔，我挨个看过去，脑袋又一阵眩晕。

祖父的生与死。

我像上紧发条似的，使劲摇动右手。骨头咔啦咔啦地响。手里拿着小骨灰罐。

老爷子是个可怜的人。一心为了家。村里忘不了他。回去的路上尽提祖父的事。真希望他们住嘴。伤心的恐怕只有我一人而已。



留在家里的有些人也替我担心，爷爷死了，只剩下我一人，这往后怎么办呢？同情之中掺杂着好奇。

叭哒一声，落下一只桃子，滚到了脚边。从坟场回来的路，是绕着桃山脚下走的。

这是我虚岁十六岁那年的事，系十八岁（大正五年^①）时所记。现在一边抄录，一边略加修改。十八岁写的东西，五十一岁时重抄，也饶有兴味。想我竟然还苟活人间，仅此一端……

祖父是五月二十四日死的。《拣骨记》里写成七月的事。这种改易，似乎也是有的。

我曾在新潮社出版的《文章日记》里提到过，原稿丢了一张。日记本上“灰烬的热气还很炙人”同“走吧，到坟上去吧……”中间，缺了两页。存其缺略，照抄不误。

《拣骨记》之前，还写过《致故乡》一文。和祖父一起生活过的村子，我称作“你”，用寄自中学集体宿舍的书信体写的，不过是种幼稚的感伤而已。

兹从《致故乡》中，摘出与《拣骨记》有关的一小段：

……我曾那样的向你发过誓，可是，前天在舅父家，终于答应卖掉祖房。

最近，想必你也看到了，仓房里的衣箱，衣橱，都转到商贾手里了。

听说自从离开你之后，我家便成了一个穷帮工的住处。他妻子患风湿病死后，又用作邻居家关疯子的地方。

仓房里的东西不知不觉地给偷光了；坟山四周的树，一棵一棵给砍掉了，变成近邻桃山的领地。虽然快到祖父三周年的忌

^① 即 1916 年。

辰，佛龕里的牌位，恐怕早已倒在老鼠尿上了吧。

(一九四六年作，一九四九年发表)

高慧勤 译



脆弱的器皿

大街的十字路口，有月古董店。路边店旁，立着一尊瓷的观音像。高矮如同十二岁的少女。电车一边，观世音冰冷的肌肤便同玻璃门一起轻轻地颤悠。我每次走过，神经都微微感到痛楚，担心瓷像该不会倒下来吧？——由是做了一梦。

观世音直挺挺朝我倒了下来。

一双低垂而修长的皓腕，突然伸出，搂住我的脖子。无生命的手臂有了生命引起的那份惊悸，瓷器那种冰冷的感觉，吓得我慌忙闪开身子。

观世音无声地扑倒在地，摔得粉碎。

于是，她自行拣起碎片。

她蹲下来，只有一点大，匆忙拾掇散落开来的晶亮的瓷片。

她的出现，令我惊讶。正想开口辩解几句，倏然一梦醒来。

似乎是观音像倒下以后刹那间的事。

我试着去详这个梦。

“尔等对待妻子，要如同脆弱的器皿。”^①

当时，脑海里常浮现出《圣经》上的这句话。“脆弱的器皿”，总使我联想起瓷器。连类而想到她。

^① 参见《新约·彼得前书》第三章。

年轻女孩儿实在易受伤害。有一说法，恋爱本身，就会毁掉年轻处子。我便这么认为。

——方才梦中，不正是她在忙不迭收拾自家的碎片么？

(一九二四年九月)

高慧勤 译



奔向火海的她

远处，一泓湖水闪着幽幽的光。水色宛如月夜中古庭院内的一潭死水。

湖水对岸的森林，在静静地燃烧。火势眼见得蔓延开来，像是着了山火。

消防唧筒似玩具一般，在岸上疾驰，水面上的倒影甚为分明。

人群络绎不绝，爬上山坡，黑压压的一片。

我忽然发现，四周的氛围十分明朗，显得宁静而干爽。

山脚下的市街是一片火海。

——她没费劲便分开拥挤的人群，独自奔下山来。下山的只有她一人。

奇怪，竟是一个无声的世界。

看着她径直奔向火海，我心里受不住了。

那时，我没用语言，而是同她的心灵在作切实而清楚的交谈。

“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下山？难道想在火海里烧死不成？”

“我并不想死。可您家在西边，所以我要朝东走。”

我感到视野中的那一片火海里，她的身影像一个黑点，刺痛我的双眼，于是一梦醒来。

眼角流下了泪水。